

鮎埼亭集

二十

鮎埼亭集
卷之二十

PDG

結埼亭集外編卷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祠堂碑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
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
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
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猶未大也淳熙四先生
者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閒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
而歸宿於陸子四明後進之士方得瞭然於天人性命

之旨四先生之爲海邦開羣蒙者其功爲何如哉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巋然如戟眉天半固無庸以多述惟自後世紛綸於德性問學之門戶而所以論四先生者並失之雖然是乃世人不讀書之故耳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此語本之黃氏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日鈔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

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

此語

見朱子語錄

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

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是以廣平兄弟驟有所省而廣平曰學非可以一蹴而至

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其亦可以弗畔矣則廣平方且
以頓悟戒學者定川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
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慈湖齋明
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
以爲究竟也絜齋教人以自得而謂吾心與天地相似
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其全功可知矣

四先生中
慈湖稍近

頓悟特其立言之偏至其制行
則大醇當畧其言而觀其行

世之學者未嘗窺見前

輩之根柢卽其流傳之失實者妄施議論其惡乎可朱
子謂浙東學者皆有爲己之功持守過人而微嫌其讀
書窮理有未備其實不然慈湖於諸經皆有所著垂老

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絜齋謂爲學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辨古今閱覽博攷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是四先生皆以持守爲本而從事於擇識以輔之其致功之次第歷然可攷也總之古人爲學其途徑所發軔或不能盡同然究竟則必無相背而馳者朱子嘗自言目前爲學緩於反已反以文字奪其精神其惟恐流於口耳之弊如此所以不墮於支離也四明之學正不敢於方寸澄然之後怠其致知格物之務此所以不流於頓悟也然則其殊

途而同歸者總所以求至於聖人而已吾鄉湖上舊有四先生祠明嘉靖中所立也予嘗偕同學諸公舍奠其中而爲講會焉薛學使方山舊有碑其文未足以發乃更勒石以記之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嘗讀宋史於陸子傳中祇推四先生能傳其學而凡槐堂之子弟不豫以四先生能得陸子之學統也顧四先生皆導源於家學其積力已非一日及一見陸子卽達其高明廣大之境相與神契而無閒閒嘗攷之慈湖之父通奉公

諱庭顯

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序其學曰

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卽通奉也廣平嘗切磋於晦翁講貫文獻於東萊而自序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耄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定川之父簽判公

諱銖

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

王稱其忠信質直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

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墮簽判家法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廣平之父通直公

諱黻

最與童公持之講學和睦陸子銘其墓謂其

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童公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絜齋之

父通議公

諱文

予曾見其甕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

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然則四先生自其始志學之時已早得門內之圭臬而由之況又親師取友徧講習於乾淳諸大儒而去短集長積有層累及其樞衣

陸子之門遂登首座固其所也夫師明道兄弟者必推本於大中論康節者上及古叟宗建安者不遺韋齋則四先生之所自出可以置之不問乎爰語同學諸生令別治栗主於後堂而祀之而稍爲捃摭其言行之大畧鐫之碑文之陰使後之人有攷焉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厓山三大忠臣祠倡議於羅一峯成於陳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強也吾鄉候濤山東巾子山爲當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并志乘亦不載其事何其闕也況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於此漫不足爲

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臯亭山太傅請移三宮
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議和阻之太
傅遂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於是山其意蓋已辦
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卞彪故
降將太傅以爲反正而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
彪從容致國英旨太傅大怒斷其舌磔之山中軍士感
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於是太傅探得楊駙馬
以二王至溫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郎蘇統制俱赴之遂
出蛟關沿海入覲其豫定策事而二王之局以成文丞
相指南錄雖於太傅不盡諧然於閩廣再造則以爲太

傳一人之功蓋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而非太傅以宿將重兵握其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扶九鼎之絲者莫過於巾子山之一礫能使燄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傳以宗室子舉慶元獻冊籍句餘城郭黯然無色豈知金鰲背上尚有人焉大聲一呼白虹貫日是丹山赤水所以洒辱而二王一綫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祐志以其父爲元之降臣於太傅之遺蹤畧焉至今未有及之者謬矣嗚呼國家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顧其所以長存而不敗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太

傳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況厓山宮闕與是
山塹寨尤其神明之所惓惓者乎予乃與蛟關父老議
立祠以祀之而勒文於石巾子山者與候濤山對雙闕
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高宗航海時多葬侍
衛軍卒於此者也其銘曰

桓桓太傅來自臨安兮手磔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東
甌逐日維艱兮侯官一隅扶墜天兮踉蹌東港而淺灣
兮崎嶇謝峽而礪川兮沉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港口
瓣香殘兮赤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往還兮時
來此閒聞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爲老鰥兮春網登之薦

豆邊兮

謝高士祠堂碑

四明洞天之勝自謝高士遺塵著而山中未有遺塵辦
香之地南宋時史丞相直翁歸老湖上營眞隱觀於竹
洲卽摹九題之勝於觀中而請御書洞天之額以寵之
乃特立遺塵之祠遺塵未嘗居湖上然旣摹九題則祠
之亦所不容已者也四明東七十峯之脈散布於城外
而實以湖上爲壑飛泉伏流俱歸於此澄波凝碧遙接
蔚藍之山色以相茹吐遺塵有知其亦顧而樂之矣顧
自眞隱觀旣圯而祠亦廢志乘中皆莫能詳其事何其

漏也予讀直翁集始得其槩惟竹洲之歸於先宮詹公
嘗欲復九題之勝而不克易主之後遂爲菜園今竹洲
復歸於予予之力不特不足望直翁并不足望先宮詹
公而欲以漸振之乃先爲小屋三閒以奉遺塵蓋祠存
而九題之勝可遡也夫遺塵固世外寂寞人也以直翁
之平泉而爲之祠廣廈高軒朱簾翠幙或未必當山澤
臞之意今以予之窮擷荈蔎薦昌陽反足增湖上一佳
話也予讀宋人張武子鄭中卿九題之作以及放翁四
明洞天詩皆與直翁唱酬而成乃湖上之掌故非眞四
明山中之景也近修四明山志者不加攷證牽連混入

山志載直翁青樞之作
而又訛其名爲史洸

山靈貽笑至今齒冷嘗欲別輯

竹洲真隱觀志以記湖上洞天之顛末而未果也故因
祠碣而并及之

聞尚書祠碑

明故吏部尚書聞莊簡公以減廣德湖田之稅湖民德
而祀之其祠蓋與副使陳公之祀同時而起嗚呼湖田
之厲起於樓昇甚於仇愆今湖上尚有樓太師豐惠廟
而愆亦得食於學宮果爾則聞陳之祠不必立也尚書
生平頗不爲吾鄉士論所重幾幾與慈水趙尚書並稱
以爲嚴氏之私人至今雖三尺童子皆能道之予嘗攷

之明世廟實錄旁稽野乘則固有不盡然者尚書在朝時不能廷爭其咎固無可辭而謂其阿附屈節如慈水則無之至實錄且言尚書於嚴氏繼多齟齬以此卒去其位然則尚書特不能挺身與嚴氏抗而固多不遂其意者非果俯首其門下者也而里社流傳遂多已甚之詞論世者不可無以別白之同時吾鄉大老祇張文定公與先侍郎可無疑議屠簡肅而下如東沙如東明皆不能無濡足於嚴氏以君子守身之義言之均當引咎無辭而尚書蒙謗獨甚其亦不幸也夫雖然尚書之於鄉里能減徵以舒困以視仇愈之但知加稅以媚國而